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72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夜行长沙

□南京王理行

近日去长沙开会。一天晚饭后,想出去转转消消食,同行者看了天气预报,说一小时后有大雨,我们便各自回房间带了把雨伞。听东道主的建议,先打车去国金大厦一号门。路上,忽闻巨大的雨滴击打汽车金属外壳的声音,迅即狂风暴雨大作。路上行人未见四处奔逃者,倒是有未带伞者若无其事如闲庭信步,反正跑不跑身上都已淋湿。出租车到点停下,我们撑伞跑入国金大厦,恰巧进的是国际大牌奢侈品区。我无意买奢侈品,但对具有创意的橱窗陈列或漂亮广告很感兴趣,便随手拍了几张。

个把小时后,雨小了些,风已停息,我们打伞漫步在夜长沙街头,别有滋味。我本来就喜欢雨中行,听雨打伞的“沙沙”甚或“啪啪”声,看路面积水中倒影里变形的风景和闪烁恍惚的灯光,看慌乱中匆忙奔跑着避雨的人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我们见左前方有艳丽的灯光,再定睛细看,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看到了一座黄兴的立像,便走过去看看。黄兴吸引我们过去,竟改变了我们的行进方向。我们本来要直行去湘江边,但黄兴像后却是人流密集,各类商店林立,尤其是各色商店门牌高低错落,霓虹闪耀亮眼,一派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地好生激动,一时仿佛让我梦回2019年11月初。当时我陪旅居巴黎的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在上海从南京路往外滩走,街上亮如白昼、人潮如流,街边林立着各有历史与故事的高楼大厦,我们缓步而行,那时我心里边便是一阵阵激动。不过,长沙毕竟不是上海,黄兴路商业步行街也不可能是南京路和外滩。黄兴路很短,那种热闹给人带来的兴奋很快渐行渐弱,我们也很快就走到了道路

老妈的变化

□南京张永祚

老妈今年87岁,头发白了很多,腰佝偻了,但精气神不错,生活也能自理,不像许多老人到了这个年纪都已坐上了轮椅。其实老妈腿脚也不太好,有时也想让她坐坐轮椅,但她就是不肯,始终坚持自己走。

老妈近来记忆大不如前,或者说是“断崖式”地大幅减退,特别是对眼前的事,几乎过目即忘。我们开始没太注意,以为这是器质性的自然退化,但很多事情越发让人困惑,有时哭笑不得。有次打车,她问师傅以前是做什么的,人家回答是做生意的,但没过一会,她又问人家以前是做什么的,人家又回答是做生意,过了没有一会,她又问人家以前是做什么的,人家就有点不耐烦了。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解释,人家也不会太在意,老妈不是故意烦人,而是记不住自己讲的话,所以每每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问,难免就出现再三重复的现象。但我们最担忧的是使用煤气,不管是烧饭烧菜,一旦忘记,如果没人及时提醒,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情况下,父亲都会陪着她一起做,时刻关注,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可万一父亲不在家,她要自己烧水,如果记不住那就麻烦了。父亲对此一直提心吊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特地请煤气公司专门加装了一个安全阀,放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出门时将其关上,即便能够打开原来的阀门,煤气也不会通。

父亲喜欢把许多东西都放在手边,方便使用,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常常会被老妈莫名其妙地藏起来。有时让人很着急,到处找不到,我也确实见证过这种情形。父亲把一件晒干的褂子收回来叠放在床边,待我们忙了一阵后,父亲准备换衣裳时,就再找不到了,我也一起帮着找,找遍了整个屋子,还是不见踪影。怎么可能不翼而飞呢?肯定跟老妈有关,但问她有没有拿,她却非常肯定地说,连碰都没碰过。如此认真坚定,倒让我们觉得不应该问她。我们只好继续扩大搜索范围,终于发现,褂子被她整整齐齐地放到柜子里去了。

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还算好,关键是老妈的脾气与日俱增。平时特别喜欢针锋相对,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也会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有天晚上,父亲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快来,说我妈几乎说个不停,而且语言刺激性特别强,让人无法休息,也无可奈何。我紧急“驰援”,发现老妈确实一直强攻不息,哪怕

尽头。

从黄兴路尽头右拐,便又是朝湘江的方向了。街道两旁行人不多,毛毛雨还在下着,我们不紧不慢地边走边聊,很是惬意。没一会儿,就到了滨江大道,只见旁边大楼前许多人挤在一起躲雨,还有许多人在等着叫车打车。估计此处不容易叫到车,我们干脆继续往前走,想找个人少的地方打车。滨江大道车速快,可供横穿马路的十字路口较少,走了不短的路才碰到一个。同行者说,我们去对面看看吧。到了对面,没走几步就到了江边步行道,道上已碰不到几个人了,江上和对岸的夜景尽收眼底。湘江典型的夜景,两岸高楼大厦作为屏幕,上面不断变幻闪烁的灯光秀,我们来时在出租车上已匆匆欣赏过,此时的路段,因对岸几无高楼,只能往远处眺望了。不过,由于时间已不早了,灯光秀很快就结束了。近处一座横跨湘江的大桥轮廓倒是一直很闪亮。

我们来到了大桥下,想打车,但所在位置与要回去的江对岸那边的酒店是反方向,需要绕一大圈,便索性上桥走到江对岸去。湘江上的这座桥可不短,走了好长时间才走过去。好在我们不赶时间,走着聊着,也不觉得单调、无聊、疲乏,反而为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能有这么一段散漫、悠闲、愉快的时光而庆幸。过了江,在引桥上又走了一会儿,再往前到三叉路口的马路对面,终于上了出租车。

我们晚上八点半出门,等回到酒店,已是十一点半。这三个小时,对于我们几个同行者来说,是愉快而难忘的时光,因为我们暂时忘却了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以放松的心情用脚丈量过长沙,体验了夜长沙的一片独特与美好。

到了深夜,还在喋喋不休。好不容易有个间隙,我们可以打个盹了,还没来得及深睡,另一番猛烈的进攻又接踵而至,不管你怎么安慰、解释、劝导,都无济于事,源源不断的埋怨和批评,确实势不可挡。但在疾风暴雨之中,她会突然停下来,问我有没有吃过饭,尽管我回答吃过了,她还是照样说,如果没吃,饭在锅里。这种突如其来的深情穿插,确实彰显出母亲的爱如潮水。但她这段时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自尊心特别强,或者说心理特别脆弱,稍一触碰,或稍不如意,就会引起口水大战,不仅把我们搞得人仰马翻,也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有天夜里居然在睡梦中掉下床来,幸好没有大碍。

这肯定不是性格使然,应该是病灶所致,必须马上去医院。医生果然认为这是一种病态,需要抓紧治疗,通过药物进行控制和稳定情绪,并再三叮嘱,病人是外强中干,甚至可以说是弱不禁风的心理弱者,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家人的耐心、关心、理解和宽容,平时也要让她多多接触社会。自从来了南京以后,她接触社会的机会确实非常少,有时陪她出去走走,因为她腿脚不是很好,每每不愿走太远。在日常的陪护方面,父亲几乎无微不至,处处包容。平时还让她看看抖音,特别是看到当年她喜欢听的歌曲,她不仅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而且一遍一遍地循环往复,哪怕听再多遍也不烦。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症治疗和精心护理,老妈的亢奋情绪明显得到缓解。我一直以为情绪膨胀与记忆不好有关,不管是谁,遇到想不起的事情,心里肯定会特别着急,而越着急就越想不起来,情绪上来后,就肯定会寻找发泄的对象。但通过我对老妈的观察,发现人的情绪稳定了,好像记忆也会得到改善。有次我打电话过去,父亲出门了,我试着让老妈告诉父亲,说我等会儿再打电话来。后来父亲告诉我,老妈第一时间就说了,这次她居然没忘,确实挺让人惊喜的。

父亲说,老妈现在还能记得包馄饨。那天正好我回去,看到她正拿着一叠馄饨皮,扒开一张,然后用筷子拨进一些肉末,四角一叠,在封口处粘上点肉末,很快就把馄饨一个个包好了,非常熟练,原来那些深入骨髓的技艺在她的手中依然如此鲜活。她马上给我先下了一碗,闻着扑鼻的香味,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的味道,好像当年的老妈又回来了。

兴化芋头汤

□南京时春香

儿时夏日

□山东泰安管淑平

囡囡八岁那年,我带她回兴化过年。除夕的厨房雾气缭绕,母亲端出一碗汤,青的是菜叶,白的是豆腐,糯黄的是芋头块。她夹一块芋头放进囡囡碗里,用方言念叨:“吃芋头,遇好人。”囡囡好奇地眨眼,我却喉头一哽,这碗清清爽爽的芋头汤,竟让我想起在北京二十年寻而不得的兴化滋味。

兴化是水做的城,里下河腹地的垛田浮在纵横水网间,先民在沼泽中垒土成垛,田如星斗浮于水上。垛田龙香芋便长在这水云间,母芋圆润如拳,肉色雪白,蒸熟后入口即化,糯香满颊。此地人说“十斤芋头八斤稻”,芋头是饭也是菜,更是除夕夜“遇好人”的吉兆。可这般寻常滋味,离了兴化水土,竟成了我心头一根拔不出的刺。

在北京试过多少回芋头汤,总不是那个意思。新发地的芋头硬如石子,高压锅压上两小时,芯子还是倔强地梗着。照《江苏风味录》的法子,芋头切丁后先煸炒,再注入沸水慢炖,最后下豆腐青菜。可芋头丁在汤里顽固地保持棱角,全无垛田芋头那种温柔敦厚的烂糯。好友从兴化寄来龙香芋,嘱咐我“用温水焯一下,容易烂”。我如获至宝,焯水后加姜片慢煨。芋头倒是粉了,汤却寡淡如水。母亲在视频里瞧见直播头:“芋头魂灵在垛田的水里,你用的自来水,哪能养得出它的糯香?”

后来带囡囡去江苏大厦尝鲜。白瓷盅里卧着三块芋头,配两片青菜,标价六十八。囡囡舀一勺惊呼:“妈妈,芋头会化在嘴里!”可那香气太单薄,像褪色的年画。记忆里除夕的芋头汤,是灶上大铁锅咕嘟冒泡的丰盈,芋头切粗条,菜籽油爆香姜末,滚水冲入后芋头在浪里翻腾,待汤色渐浓如乳,才投入青菜豆腐。一锅端上桌,热气裹挟着芋香直往人怀里扑。如今这精致盅汤,倒像被抽了筋骨。

母亲最懂芋头汤的魂。她说龙香芋是娇客,长在垛田要“一天浇两次水,根部壅泥防露青,露青则味败”。秋收的芋头装船运进城,酒店抢着要。用这芋头烧豆腐羹,猪油渣与黑木耳提鲜,芡汁勾得浓淡相宜,撒一把青蒜末,糯香能撞人一个趔趄。这滋味扎根里下河少说两百年,老辈人守岁离不得这碗“清清白白”。

前些日子陪母亲逛早市,见人推车卖“垛田龙香芋”。她掂起一个掂量,摇头:“真龙香芋母芋浑圆,子芋少,这芋头子芋丛生,定是冒牌货。”卖芋人急得赌咒发誓,母亲只拉着我走开,轻声道:“芋头离了兴化的水,就像人丢了魂。”

今年除夕,我和囡囡在厨房忙活。兴化寄来的龙香芋去皮切块,温水焯过。菜籽油烧热,姜末炸出金边,芋头块滑入锅中翻炒,盐花落进油里噼啪轻响。沸水冲入的刹那,白雾腾空而起,芋头的暖香漫过窗棂。囡囡踮脚看着锅:“妈妈,芋头汤在唱歌呢。”

待豆腐青菜煮熟,青白交映的汤羹盛进粗瓷碗。囡囡捧碗暖手,忽然仰头说:“以后我长大了,也要给孩子烧芋头汤。”窗外鞭炮声碎,碗中热气蜿蜒上升。两百年的滋味,此刻正稳稳泊在我们掌心。

杜甫《夏夜叹》里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两句,读之,总感到一阵清凉,像是夏天的一缕风,轻轻吹过窗台,窗户半开着,外面夜色正好,耳畔蛙声如歌,星光月色逐渐浓厚。

我对这夏天感到诸多欣喜,原因是我出生在夏天。母亲生我是在六月下旬的一个日子,朵朵荷花开得正正灿。于是,对这盛夏的荷花,我也同样钟爱。一朵朵嫣红的荷花,氤氲开了一整个夏天的热闹。

幼时住在乡下,屋子被山水包围。靠近农田的地方有一个小池塘,是人工挖掘专门用来灌溉农作物的。池塘水清清,四周草木葱茏,暑热天时,人们牵来水管将水引入农田,种的瓜果蔬菜也通常长势不错,绿油油的一大片。

小池塘里并没有栽种荷花,只是散乱生长着一些水生植物,如浮萍和芦苇。池塘边有一棵高大的老榆树,枝繁叶茂,如一把绿色的巨伞一样,伸开双手。于是,人们干完活也会去老榆树下纳凉。风摇着路边的狗尾草,老榆树上的蝉嗡嗡响,农人摘下头顶的草帽,半握住一角,慢慢扇风,汗水从他们古铜色的脸颊颗颗滚落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乡村夏日除了化不开的闷热,就是萦绕在耳边的蝉鸣。从清早开始,蝉声四起,从屋后的山中的某棵树上,直直地就钻入了你的耳朵。即便是热气蒸腾的午后,它们也不肯停歇,没完没了地叫着,使得你的心头又多出一些烦躁。对于蝉鸣,我说不上喜欢,但也不至于厌恶,它们给夏日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季节的特殊感受。

不过,有一种声音是我百听不厌的,那就是从小池塘里传来的蛙鸣。通常是在雨后不久,小池塘里的青蛙就多了起来。清早或是傍晚,它们开启了演唱会,“呱呱——呱呱——”的声音时高时低,很有节奏。小时候的夏天,夜晚听着蛙声入眠,我们睡得很安稳。这和成年之后,在他乡听着呜呜而过的车辆的汽笛声是明显不同的。

苦夏时节,人们将摘来的西瓜放进一个银白色的铁皮水桶里,然后绑上绳索,拎到池塘边,缓缓将桶放下去。傍晚归家,路过池塘,又将放着西瓜的铁皮水桶捞上来。刚到屋,大人们就用菜刀将西瓜切开,分发给我们。我们手捧着西瓜,大口咀嚼,小口吮吸,比吃了蜂蜜还要满足。休息片刻,大人们才会忙着张罗晚饭,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边钻出来,带着香喷喷的饭菜香。

夏天的脚步好像走得很慢,直到夜空挤满了星星,池塘的蛙声也歇息了,我们依旧赖在院坝,久久不愿回屋睡觉。晚风轻拂,送来阵阵凉意,荷香月色里,所怀念的不只夏天,还有我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